潛溪集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潛溪集
卷七

► 卷八

諸子辯（並序）

諸子辯者何？辯諸子也。通謂之諸子何？周、秦以來，作者不一姓也。作者不一姓，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？先王之世，道術咸出於一軌，此其人人殊何？各奮私知而或盭大道也，由或盭大道也，其書雖亡，世復有依仿而托之者也。然則子將奈何？辭而辯之也。曷為辯之？解惑也。

《鬻子》一卷，楚鬻熊撰。熊為周文王師，封為楚祖者。書二十二篇，蓋子書之始也。《藝文志》屬之道家，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。今世所傳者，出祖無擇所藏，止十四篇。《崇文總目》謂其八篇已亡，信矣。其文質，其義弘，實為古書無疑。第年代久邈，篇章舛錯，而經漢儒補綴之手，要不得為完書。黃氏疑為戰國處士所托，則非也。序稱熊見文王時，年已九十。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，蓋非熊自著。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？不然何其稱「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」云。

《管子》二十四卷，齊大夫管夷吾撰。夷吾字仲，其書經劉向所定。凡九十六篇，今亡十篇。自《牧民》至《幼官圖》九篇，為經言；《五輔》至《兵法》八篇，為外言；《大匡》至《戒》九篇，為內言；《地圖》至《九變》十八篇，為短語；《任法》至《內業》五篇，為區言；《封禪》至《問霸》十三篇，為雜篇；《牧民解》至《明法解》五篇，為管子解；《臣乘馬》至《輕重庚》十九篇，為管子輕重。予家又亡《言昭》、《修身》、《問霸》、《牧民解》、《輕重庚》五篇，止八十一篇，題云「唐司空房元齡

注」。或云非也，尹知章注是書，非仲自著也。其中有絕似《曲禮》者，有近似老、莊者，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，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，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，附以他書成之。不然，毛嬙、西施、吳王好劍、威公之死、五公子之亂事，皆出仲後，不應豫載之也。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，又有「三歸」之溺，奚暇著書？其說是矣。先儒之是仲者，稱其謹政令，通商賈，均力役，盡地利，既為富強，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。《裕如》、《心術》、《白心》之篇，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，其能一匡天下，致君為五伯之盛，宜矣。其非仲者，謂先王之制，其盛極於周。后稷、公劉、大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制周者，非一人之力，一日之勤。經營之難，積累之素，況又有出於唐、虞、夏、商之舊者矣。及其衰也，而仲悉壞之，何仲之不仁也！嗚呼，非之者固失，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。何也？仲之任術立伯，假義濟欲，縱能致富強，而汲汲功利，禮義俱喪，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？周自平王東遷，諸侯僭王，大夫僭諸侯，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法，一切盡壞，列國盡然，非止仲一人而已也。然則仲何如人？曰：「人也，功首而罪魁者也。」曰：「儕之申、韓、鞅、斯之列，亦有間乎？」曰：「申、韓、鞅、斯刻矣，而仲不至是也。原其『作俑』之意，仲亦烏得無罪焉？薄乎云爾。」

《晏子》十二卷，出於齊大夫晏嬰。《漢志》八篇，但曰《晏子》。隋、唐七卷，始號《晏子春秋》。與今書卷數不同。《崇文總目》謂其書已亡，世所傳者，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。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，非嬰所自著。誠哉是言也。

《老子》二卷，《道經》、《德經》各一，凡八十一章，五千七百四十八言，周柱下史李耳撰。耳字伯陽，一字聃。聃，耳漫無輪也。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，以其書授關尹喜。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《春秋》，實魯隱公之元年。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。自入《春秋》，下距孔子之生，已一百七十二年。老聃，孔子所嘗問禮者，何其壽歟？豈《史記》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及或言二百餘歲者，果可信歟？聃書所言，大抵斂、守、退、藏，不為物先，而一返於自然。由其所該者甚廣，故後世多尊之行之。「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」道家祖之。「穀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」神仙家祖之。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。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」兵家祖之。「道衝而用之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似若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」莊、列祖之。「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申、韓祖之。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」張良祖之。「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

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曹參祖之。聃亦豪傑士哉！傷其本之未正，而末流之弊，至貽士君子有「虛玄長而晉室亂」之言。雖聃立言之時，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。嗚呼，此姑置之。道家宗黃、老，黃帝書已不傳，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，為其徒者，乃棄而不習，反依仿釋氏經教以成書。開元所列《三洞瓊綱》固多亡缺，而祥符《寶文統錄》所記，若《大洞真》，若《靈寶洞玄》，若《太上洞神》，若《太真》，若《太平》，若《大清》，若《正一》諸部，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，又多雜以符咒、法籙、丹藥、方技之屬，皆老氏所不道。米巫祭酒之流，猶自號諸人曰「吾蓋道家，吾蓋道家」云。

《文子》十二卷，老子弟子所撰，不知氏名。徐廣曰：「名扴。」李暹曰：「姓辛，葵丘濮上人，號曰計然，范蠡師事之。」裴淡曰：「計然姓辛，字文子，其先晉國公子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姓計，名然，越臣也。」蔡謨曰：「計然者，范蠡所著書篇名，非人也。謂之計然者，所計而然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蔡說謬矣，《古今人表》計然列在第四等。計然一名計妍，《吳越春秋》及《越絕書》並作計倪。倪與妍、然三音皆相近，故訛耳。」由是觀之，諸說固辯矣。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。予嘗考其言，一祖老聃，大概《道德經》之義疏爾。所謂「體道者不怒不喜，其坐無慮，寢而不夢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」。即「載營魄抱一」，「專氣致柔」，「滌除玄覽」也。所謂「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，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，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」。即「知白守黑」，「知雄守雌」，「知榮守辱」之義也。所謂「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為，萬物皆容」。即「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」也。所謂「道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」。即「道衝而用之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」也。其他可以類推。蓋老子之言弘而博，故是書雜以黃老、名法、儒墨之言以明之，毋怪其駁且雜也。計然與范蠡言，皆權謀術數，具載於書，絕與此異，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。黃氏屢發其偽，以為唐徐靈府作，亦不然也。其殆文姓之人，祖老聃而托之者歟？抑因裴氏「姓辛字文子」之說，誤指為范子《計然》十五卷者歟？

《關尹子》一卷，周關令尹喜所撰。喜與老聃同時，著書九篇，頗見之《漢志》。自後諸史無及之者，意其亡已久矣。今所傳者，以《一字》、《二柱》、《三極》、《四符》、《五鑒》、《六匕》、《七釜》、《八籌》、《九藥》為名，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，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。前有劉向《序》，稱蓋公授曹參，參薨書葬。孝武帝時，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，秘而不出。向父德治淮南王事，得之。文既與向不類，事亦無據，疑即定之所為也。閑讀其書，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，而藉吾儒言文之。如變識為智，

一息得道，嬰兒蕊女，金樓絳宮，青蛟白虎，寶鼎紅爐，誦咒土偶之類，聃之時無是言也。其為假托，蓋無疑者。或妄謂二家之說，實祖於此，過矣。然其文雖峻潔，亦頗流於巧刻，而宋象先之徒，乃復尊信如經，其亦妄人哉。

《亢倉子》五卷，凡九篇，相傳周庚桑楚撰。予初苦求之不得，及得之，終夜疾讀。讀畢歎曰：「是訛書也，剿老、莊、文、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。」其言曰：「近代以文章取士，則剪巧綺襍益至，而正雅典實益藏。」夫文章取士，近代之制，戰國之時無有也。其中又以「人」易「民」，以「代」易「世」。世民，太宗諱也，偽之者其唐士乎？予猶存疑而未決也。後讀他書，果謂天寶初，詔號亢桑子為《洞靈真經》，求之不獲。襄陽處士王士元，采諸子文義類者，撰而獻之。其說頗與予所見合。復取讀之，益見其言詞不類。因棄去不復省。《農道》一篇雖可讀，古農家書具有之。或者謂可孤行，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。

《鄧析子》三卷，鄭人鄧析撰。析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，當子產之世，數難子產之法。子產卒後二十一年，駟蒨為政，殺鄧析而用其竹刑。夫析之學，兼名、法家者也。其言天於民無厚，君於民無厚，父於子無厚，兄於弟無厚，刻矣。夫民非天弗生，非君弗養，非父弗親，非兄弗友，而謂之無厚，可乎？所謂不能屏勃厲，全夭劄，執穿窬、詐偽誅之。堯舜位為天子，而丹朱、商均為布衣。周公誅管、蔡，豈誠得已哉？非常也，變也。析之所言如此，真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者哉！其被誅戮宜也，非不幸也。

《鶡冠子》，楚人撰，不知姓名。嘗居深山，以鶡羽為冠，著書四卷，因以名之。其書述三十變通、古今治亂之道，而《王瑽》篇所載楚制為詳。立言雖過乎嚴，要亦有激而云也。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，固不可哉？第其書晦澀，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，讀者往往厭之，不復詳究其義。所謂「天用四時，地用五行，天子執一，以守中央」，此亦黃、老家之至言。使其人遇時，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。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，餘無留良者，亦非知言也。士之好妄論人也，如是哉！陸佃解本十九篇，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。予家所藏，但十五篇云。

《子華子》十卷，程本撰。本字子華，晉人，曰魏人者，非也。《藝文志》不錄。予嘗考其書，有云：「秦襄公方啟西戎，子華子觀政於秦。」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，則云「見韓昭僖侯」。夫秦襄公之卒，在春秋前，而昭僖之事，在春秋後。前後相去二百餘年，子華子何其壽也？其不可知者一。《孔子家語》言孔子遭齊程子於郯。程子蓋齊人，

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，受封於周，後十一世，國並於溫。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，在西周當為畿內小國。溫者，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。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，溫固晉邑也，孰謂西周之程、而顧並於河內之溫乎？地之遠邇，亦在可疑。其不可知者二。《後序》稱子華子為鬼穀子師。鬼穀，戰國縱橫家也，今書絕不似之，乃反類道家言，又頗剿浮屠、老子、莊周、列禦寇、孟軻、荀卿、《黃帝內經》、《春秋外傳》、司馬遷、班固等書而成。其不可知者三。劉向校定諸書，咸有《序》，皆淵懿明整，而此文獨不類。其不可知者四。以此觀之，其為偽書無疑。或傳王綱性之、姚寬令威多作贋書，而此恐出其手，理或然也。然其文辭極舂容，而議論煥發，略無窘澀之態，故尤善惑人。人溺文者，孰覺其偽哉！

《列子》八卷，凡二十篇，鄭人列禦寇撰。劉向校定八篇，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。柳宗元云：「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。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，則鄭繻公二十四年，當魯繆公之十年。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為鄭爾。」其說要為有據。高氏以其書多寓言，而並其人疑之，所謂「禦寇者，有如鴻蒙列缺之屬」，誤矣。書本黃、老言，決非禦寇所自著，必後人會萃而成者。中載孔穿、魏公子牟，及西方聖人之事，皆出禦寇後。《天瑞》、《黃帝》二篇，雖多設辭，而其離形去智，泊然虛無，飄然與大化遊，實道家之要言。至於《楊朱》、《力命》，則為我之意多，疑即古楊朱書，其未亡者剿附於此。禦寇先莊周，周著書多取其說，若書事簡勁弘妙，則似勝於周。間嘗熟讀其書，又與浮屠言合。所謂「內外進矣，而後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無弗同也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」，非大乘圓行說乎？「鯤旋之潘（合作番）為淵，止水之潘為淵，流水之潘為淵，濫水之潘為淵，沃水之潘為淵，沈水之潘為淵，雍水之潘為淵，汧水之潘為淵，肥水之潘為淵」。非修習教觀說乎？「有生之氣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。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，謂之化，謂之幻。造物者，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雖窮難終。因形者，其巧顯，其功淺，故隨起隨滅。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，始可以學幻。」非幻化生滅說乎？「厥昭生乎濕，醯雞生乎酒，羊奚比乎不筍久竹，生青寧，青寧生程，程生馬，馬生人。人久入於機，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」非輪回不息說乎？「人胥知生之樂，未知生之苦」；「知死之惡，未知死之息。」非寂滅為樂說乎？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」非圓覺四大說乎？中國之與西竺，相去一二萬里，而其說若合符節，何也？豈其得於心者，亦有同然歟？近世大儒，謂華梵譯師皆竊莊、列之精微，以文西域之卑陋者，恐未為至論也。

《曾子》，孔子弟子、魯人曾參所撰也。《漢志》云十八篇，《唐志》云二卷。今世所傳自《修身》至《天圓》，凡十篇，分為二卷，與《唐志》合，視漢則亡八篇矣。其書

已備見《大戴禮》中，予取而讀之，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之麗天也！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！傳有之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。」信哉！「七十而從心」，「進學之序，七十免過」，勉人之辭，其立言迥然不同也。周氏不察而譏之，過矣。「君子愛日誨學者也」，「一日三省，自治功也。」語有詳略，事有不同也。高氏以辭費誚之，亦何可哉？或謂《大孝》篇有及樂正子春事，固出後人所輯，而非曾子所自著，則庶幾也。

《言子》三卷。言子名偃，字子遊，吳人，孔門弟子。近新昌王爚，裒《論語》書所載問答，而為此書。不知者，直謂為偃所自著，蓋非也。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，多出於後人之手。如《孔子家語》，謂為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，往往多鈔《左傳》《禮記》諸書，特稍異其辭耳。善讀者，固不敢與之。世傳賈誼《新書》，謂誼所作，亦不過因《過秦論》《吊湘賦》而雜以《漢書》中語足之，似非誼本書也。此猶有所附麗而然，古《三墳》書亡已久，宋毛漸特出之，《山墳》則言君臣、民物、陰陽、兵家，謂之《連山》；《氣墳》則言歸藏、生動、長育、止殺，謂之《歸藏》；《形墳》則言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雲氣，謂之《乾坤》。與先儒所言《三易》大異。《陰符》古無是書，唐李筌特出之，以為黃帝所作，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，而文以奇澀之辭。又妄說太公、范蠡、鬼穀、張良、諸葛亮等訓注，皆鑿空扇虛以惑世，尤使人驚愕不止。是果何為者哉？予讀言子之書，於是乎有感。

《子思子》七卷，魯人孔伋撰。子思，伋字也。避孔子，不敢稱姓，故曰子思子。然亦後人綴緝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也。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，子思子曰：「先利之。」軻曰：「君子之告民者，亦仁義而已，何必曰利？」子思子曰：「仁義者，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則不得其所，上不義則樂為詐，此為不利大矣。」他日，孟軻告魏侯以仁義，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。或者不察，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，何耶？

《慎子》一卷，慎到撰。到，趙人，見於《史記·列傳》，《中興館閣書目》乃曰瀏陽人。瀏陽在今潭州，吳時始置縣，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，誤也。《漢志》云四十二篇。《唐志》云十卷，不言篇數。《崇文總目》言三十七篇。今所存者，唯《威德》、《因循》、《民雜》、《德立》、《君人》五篇耳。《威德》篇曰：「立天子以為天下，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。立君以為國，非立國以為君也。立官長以為官，非立官以為官長也。」《民雜》篇曰：「大君者太上也，兼畜下者也。下之所能不同，而皆上之用也。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，盡包而畜之，無取去焉。」《君人》篇曰：「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則誅賞予奪，從君心出矣。然則受賞者雖當，望多無窮；受罰者雖當，望輕無已。」皆純簡明易，類非刑名家所可及。到亦稷下能言士哉！莊周、荀卿稱之，一則曰「慎到」

，二則曰「慎到」，雖其術不同，亦有以也。

《莊子》十卷，戰國時蒙人、漆園吏莊周撰。《內篇》七，《外篇》十五，《雜篇》十一，總三十三篇。其書本《老子》，其學無所不窺。其文辭汪洋淩厲，若乘日月、騎風雲，下上星辰，而莫測其所之。誠有未易及者。然所見過高，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，曾不滿其一哂，蓋仿佛所謂古之狂者。惜其與孟軻氏同時，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。苟聞之，則其損過就中，豈在軻之下哉？嗚呼，周不足語此也。孔子百代之標準，周何人？敢掊擊之，又從而狎侮之。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，亦不至是也。周縱日見軻，其能幡然改轍乎？不幸其書盛傳，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，莫不指周以藉口，遂至禮義陵遲，彝倫斁敗，卒踣人之家國，不亦悲夫！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，著《鳴道集說》，以孔、孟、老、莊同稱為聖人，則其沈溺之習，至今猶未息也。異說之惑人也深矣！夫《盜蹠》、《漁父》、《讓王》、《說劍》諸篇，不類前後文，疑後人所剿入。晁氏謂孔子沒，道術散，老子始著書，周起而羽翼之。老子著書，在孔子未沒之先。

《墨子》三卷，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。上卷《親士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所染》、《法儀》、《七患》、《辭過》、《三辨》七篇，號曰「經」。中卷《尚賢》三篇，下卷《尚同》三篇，皆號曰「論」。共十三篇。考之《漢志》七十一篇，《館閣書目》則六十一篇，已亡《節用》、《節葬》、《明鬼》、《非樂》、《非儒》等九篇，比今書則又亡多矣。墨者，強本節用之術也。予嘗愛其「聖王作為宮室，便於主，不以為觀樂」之言。又嘗愛其「聖人為衣服，適身體、和肌膚，非榮耳目而觀愚民」之言。又嘗愛其「飲食增氣、充虛、強體、適腹」之言。墨子其甚儉者哉！卑宮室，菲飲食，惡衣服，大禹之薄於自奉者。孔子亦曰：「奢則不遜，儉則固。」然則「儉」固孔子之所不棄哉！或曰，如子之言，則翟在所取，而孟子辭而辟之，何也？曰：本二。

《鬼穀子》三卷，鬼穀子撰。一名元微子。鬼穀子無姓名、里居，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穀，故以為號。或云王詡（詡一作翊）者，妄也。長於養性、治身。蘇秦、張儀師之，受捭闔之術十三章，又受《轉圓》、《胠篋》及《本經》、《持樞》、《中經》三篇。《轉圓》、《胠篋》今亡。梁陶宏景注。劉向、班固錄書，無《鬼穀子》。《隋志》始有之，列於縱橫家。《唐志》以為蘇秦之書。大抵其書皆捭闔、鉤箝、揣摩之術。其曰：「與人言之道，或撥動之，令有言以示其同；或閉藏之，使自言以示其異。」捭闔也。「既內感之而得其情，即外持之使不得移。」鉤箝也。「量天下之權，度諸侯之情，而以其所欲動之。」揣摩也。是皆小夫蛇鼠之智，家用之則家亡，國用之則國僨，天下用之則失天下，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。高氏獨謂其得於楊老闔辟、翕張之外，不亦過許矣

哉！其中雖有「知性寡累，知命不憂」，及「中稽道德之祖，散入神明之頤」等言，亦恒語爾，初非有甚高論也。嗚呼，曷不觀之儀、秦乎？儀、秦用其術而最售者，其後竟何如也？高愛之慕之，則吾有以識高矣。

《孫子》一卷，吳孫武撰，魏武帝注。自《始計》至《用間》凡十三篇。《藝文志》乃言八十二篇，杜牧信之，遂以為武書數十萬言，魏武削其繁剩，筆其精粹，以成此書。按《史記》，闔閭謂武曰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。」其數與此正合。《漢志》出《史記》後，牧之言要非是。武，齊人，吳闔閭用以為將，西破強楚，入郢，北威齊、晉，顯名諸侯。葉適以不見載於《左傳》，疑其書乃春秋末、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。予獨不敢謂然。春秋時列國之事，赴告者則書於策，不然則否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大國若秦、楚，小國若越、燕，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，何獨武哉？或曰：「《風後握奇經》，實行兵之要，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，奇正相生，變化不測。諸葛亮得之，以為『八陣』。李靖得之，以為『六花陣』。而武為一代論兵之雄，顧不及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《兵勢》篇不云乎：『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』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。《九地》篇又不云乎：『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』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，擊其首則尾至，擊其尾則首至，擊其中則首尾俱至。斯固風後之遺說也，曾謂其不及之，可乎？」嗚呼，古之談兵者，有仁義，有節制，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，流毒至於今未已也。然則武者，固兵家之祖，亦兵家之禍首歟！

《吳子》二卷，衛人吳起撰。起嘗學於曾子。其著書曰《圖國》、《料敵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論將》、《應變》、《勵士》，凡六篇。夫干戈相尋，至於戰國，慘矣！往往以智術詐譎，馳騁於利害之場，無所不用其至，若無士矣。起於斯時，對魏武侯則曰：在德不在險。論制國治軍，則曰：教之以禮，勵之以義。論天下戰國，則曰：五勝者禍，四勝者弊，三勝者霸，二勝者王，一勝者帝，數勝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眾。論為將之道則曰：所慎者五，一曰理，二曰備，三曰果，四曰戒，五曰約。何起之異夫諸子也？此所以守西河，與諸侯大戰七十六，全勝六十四，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宜也。較之孫武，則起幾於正，武一乎奇，其優劣判矣。或者謂，起為武之亞，抑亦未之思歟？然則殺妻求將，齧臂盟母，亦在所取乎？曰：姑舍是。

《尉繚子》五卷，不知何人書。或曰魏人，以《天官》篇有「梁惠王問」知之。或曰齊人也。未知孰是。其書二十四篇，較之《漢志》「雜家」二十九篇，已亡五篇。其論兵曰：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逆德也，將者死官也，故不得已而用之。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王於後，無敵於前。一人之兵，如狼如虎，如風如雨，如雷如霆，震震冥冥，天下皆

驚。」由是觀之，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。及究其所以為用，則曰：「兵不攻無過之城，不殺無罪之人。夫殺人之父兄，利人之貨財，臣妾人之子女，此皆盜也。」又曰：「兵者，所以誅暴亂，禁不義也。兵之所加者，農不離其田業，賈不離其肆宅，士大夫不離其官府。故兵不血刃，而天下親。」嗚呼，又何其仁哉！戰國談兵者，有言及此，君子蓋不可不與也。宋元豐中，是書與孫、吳二子，司馬穰苴《兵法》，黃石公《三略》，呂望《六韜》，李衛公《問對》，頒行武學，號為「七書」。孫、吳當是古書；《司馬兵法》本古者《司馬兵法》而附以田穰苴之說，疑亦非偽；若《三略》、《六韜》、《問對》之類，則固後人依仿而托之者也，而雜然渾稱無別，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？

《尹文子》二卷，周尹文撰。其書言大道似老氏，言刑名類申、韓，蓋無足稱者。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，數稱仲尼，其叛道者蓋鮮。嗚呼，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？晁失言矣！仲長統序，稱其出於周尹氏，齊宣王時居稷下，與宋牼、彭蒙、田駢，同學於公孫龍。按龍客於平原君，君相趙惠文王。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，已四十餘歲，是非學於龍者也。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，而序其黃初末到京師，亦與史不合。嗚呼，《素問》以為黃帝所作，而有「失侯失王，脫營不醫」之文，殊不知秦滅六國，漢諸侯王國除，始有失侯王者。《六韜》謂出於周之呂牙，而有「避正殿」之語，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。《爾雅》以為周公所制，而有「張仲孝友」之言，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。予嘗驗古書真偽，每以是求之，思過半矣，又況文辭氣魄之古今，絕然不可同哉！予因知統之序，蓋後人依托者也。嗚呼，豈獨序哉！

《商子》五卷，秦公孫鞅撰。鞅，衛之庶孽，封於商，故以名書。《漢志》二十九篇。陳氏謂二十八篇。予家藏本二十六篇，其第二十一篇亡。鞅好刑名之學，秦孝公用之，遂致富強，後卒以反誅。今觀其術，以勸耕、督戰為先務。墾草之令，農戰之法，至嚴至峻也。然不貴學問以愚民，不令豪傑務學詩書，其毒流至嬴政，遂大焚《詩》《書》百家語，以愚天下黔首，鞅實啟之，非特李斯過也。議者不是之察，尚摘其「商、農無得羅糶」，「貴酒肉，重租」之語，以為疵病，是猶舍人殺奪之罪，而問其不冠以見人，果何可哉？

《公孫龍子》三卷，《疏府》、《白馬》、《指物》、《通變》、《堅白》、《名實》，凡六篇。《漢志》六十四篇，其亡已多矣。龍，趙人，平原君客也。能辨說，傷明王之不興，疾名器之乖實，以假指物，以混是非，冀時君之有悟，而正名實焉。予嘗取而讀之，「白馬非馬」之喻，「堅白同異」之言，終不可解。後屢閱之，見其如捕龍蛇，奮迅騰，益不可措手。甚哉其辨也！然而名實愈不可正，何邪？言弗醇也。天下未有言弗

醇而能正，苟欲名實之正，亟火之。

《荀子》十卷，趙人荀卿撰。卿名況，《漢志》避宣帝諱，作孫卿。劉向校定，除其重複者三十二篇，為十二卷，題曰《新書》。唐楊倞為之注，且更《新書》為《荀子》，易其篇第，析為二十卷。卿以齊襄王時遊稷下，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，列於大夫，三為祭酒。去之楚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以讒去。之趙，與臨武君議兵。入秦見應侯，昭王以聘。反乎楚，復為蘭陵令。既廢，家蘭陵以終。鄉先正唐仲友云：「向序卿事，本司馬遷。於遷書有三不合：春申君死，當齊王建二十八年，距宣王八十七年。向言卿以宣王時來遊學，春申君死而卿廢。設以宣王末年遊齊，年已百三十七矣。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，當齊宣王七年，惠王以『叟』稱孟子，計亦五十餘。後二十二年，子之亂燕，孟子在齊。若卿來以宣王時，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。田忌薦孫臏為軍師，敗魏桂陵，當齊威王二十六年，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。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，向以為孫臏，倞以敗魏馬陵疑年，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。《崇文總目》言卿楚人，楚禮為客卿，與遷書、向《序》駁，益難信。」其論殊精絕。然況之為人，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。由其才甚高，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；由其不見道，故極言性惡，及譏訕子思、孟軻不少置。學者其亦務知道哉？李斯雖師卿，於卿之學懵乎未之有聞。先儒遂以為病，指卿為剛愎不遜、自許太過之人，則失之矣。

《韓子》二十卷者，韓非所撰。非，韓之諸公子也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歸其本於黃老。與李斯同事荀卿。以書幹韓王不用，乃觀往者得失之變，作《孤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內外儲》、《說林》、《說難》五十五篇，計十餘萬言。秦王見而悅之，急攻韓得非。斯自以不如非，忌之，譖於秦王。下吏，使自殺。非，慘激人也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間，一任以法，其視仁義蔑如也。法之所及，雖刀鋸日加，不以為寡恩也。其無忌憚，至謂孔子未知孝、悌、忠、信之道；謂賢堯、舜、湯、武，乃天下亂術；謂父有賢子、君有賢臣，適足以為害；謂人君藏術胸中，以倡眾端，而潛御群臣。噫，是何言歟？是何言歟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！

《燕丹子》三卷。丹，燕王喜太子，此書載其事為詳。其辭氣頗類《吳越春秋》、《越絕書》，決為秦、漢間人所作無疑。考其事，與司馬遷《史記》往往皆合。獨烏頭白，馬生角，機橋不發，進金擲蛙，膾千里馬肝，截美人手，聽琴姬得隱語等事，皆不之載。周氏謂遷削而去之，理或然也。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須，荊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，卒致身滅國破，為天下萬世笑。其事本不足議，獨其書序事有法，而文彩爛然，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。

《孔叢子》七卷，《中興書目》稱漢孔鮒撰。鮒該覽六藝，秦並天下，召為魯國文通君，拜太傅。及焚書令行，乃歸藏書屋壁，自隱嵩山。陳涉起，聘為博士，遷太師。仕六旬，以言不用，托目疾退老於陳，而著是書。年五十七卒。則固非漢人矣。又稱一名盤盂。《藝文志》有孔甲《盤盂》二十六篇，本注謂黃帝史，或謂夏帝時人。此書稱子魚名鮒，陳人，或謂之子鮒，或謂之孔甲。孔甲姓名偶同，又決非著《盤盂》者也。其殆孔氏子孫，雜記仲尼、子思、子上、子高、子順、子魚之言行者歟？其第七卷，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，謂之《連叢》附於卷末。嘉祐中，宋咸為之注。雖然，此偽書也。偽之者其宋咸歟？王士元偽作《亢桑子》，而又自為之注，抑此類歟？近世之為偽書者，非止咸也。若阮逸、關朗《易傳》，李靖《問對》，若張商英《素書》，若戴師愈《麻衣易》，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，竟何益哉！今觀是書《記問》篇所載，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。子思年止六十二，魯穆公同時人。穆公之立，距孔子之沒七十年，子思疑未長也，而何有答問哉？兼之氣質萎弱，不類西京以前文字，其偽妄昭然可見。或者謂其能守家法，不雜怪奇，歷戰國、秦、漢流俗而無所浸淫。未必然也，未必然也！

《淮南鴻烈解》二十一卷，漢劉安撰。安，淮南厲王長之子。招致蘇飛、李尚、左吳、田由、雷被、七披、伍被、晉昌等八人，及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，講論道德，總統仁義，著《內書》二十一篇。《李氏書目》云：「第七、第十九亡。」《崇文總目》云：「存者十八篇。」今所傳《原道》、《俶真》、《天文》、《地形》、《時則》、《冥覽》、《精神》、《本經》、《主術》、《繆稱》、《齊俗》、《道應》、《濬論》、《詮言》、《邱略》、《說山》、《說林》、《人間》、《務修》、《泰族》、《等訓》，連卷末《要略》，共二十一篇，似未嘗亡也。又有《中篇》八卷，言神仙黃白之術。又有《外書》三十三篇，《漢志》與《內書》同列於雜家。《中》《外書》餘皆未見。《淮南子》多本《文子》，而出入儒、墨、名、法諸家，非成於一人之手，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，有亂言而乖事實者。既曰武王伐紂，載屍而行，海內未定，故不為三年之喪。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，使戎狄各以其賄來貢，遼遠未能至，故治三年之喪，殯兩楹以俟遠方。三代時無印，周官所掌之璽節，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，其實與犀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，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。今乃曰「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」，如是之類，不能盡舉也。昔呂不韋相秦，亦致辯士，使人人著所聞集論，以為十二記、六論、八覽，其說雖未純，要其首尾以類，粲然成一家言，非淮南之雜也。古人論立言者，漢不如秦，秦不如周，信矣哉。

《揚子法言》十卷，漢揚雄撰。凡十三篇，篇各有序，通錄在卷後。景祐初，宋咸引之

以冠篇首。或謂始於唐仲友，非也。自秦焚書之後，孔子之學不絕如線，雄獨起而任之，故韓愈以其與孟、荀並稱。而司馬光尤好雄學，且謂孟子好《詩》《書》，荀子好《禮》，揚子好《易》。孟文直而顯，荀文富而麗，揚文簡而奧。惟簡而奧，故難知。其與雄者至矣。是《法言》者，為擬《論語》而作。《論語》出於群弟子之所記，豈孔子自為哉？雄擬之，僭矣！至其甚者，又撰《太玄》以擬《易》，所謂首、衝、錯、測、摛、瑩、數、文、掜、圖、告之類，皆足以使人怪駭。由其自得者少，故言辭愈似，而愈不似也。嗚呼，雄不足責也，光以二代偉人，乃膠固雄學，復述《潛虛》以擬玄，抑又何說哉？余因為之長歎。雄之事，經考亭朱子論定者，則未遑及也。

《抱樸子》晉葛洪撰。洪字稚川。著《內篇》二十卷，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；《外篇》十卷，駁難通釋洪深。抱樸子溺方技家言，謂神仙決可學，學之無難，合丹砂、黃金為藥而服之，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，乘雲駕龍，上下大清。其他雜引黃帝御女，及三皇內文，劾召鬼神之事，皆誕褻不可訓。昔漢魏伯陽約《周易》作《參同契》上、中、下篇，其言修煉之術甚具。洪乃時與之戾，不識何也。洪嘗自言馬跡山中，受《九鼎》、《金液》二經於鄭君。鄭君名隱，又得之葛仙公元。元，洪從祖也。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，負笈持藥，東投霍山，莫知所在。亦不識其仙歟？否也？洪博聞深洽，江左絕倫，為文辭雖不近古，紆徐蔚茂，旁引而曲證，必達己意乃已。要之洪亦奇士，使舍是而學六藝，夫孰御之哉？惜也！

《劉子》五卷五十五篇，不知何人所作。《唐志》十卷，直云梁劉勰撰。今考勰所著《文心雕龍》，文體與此正類，其可徵不疑，第卷數不同為少異爾。袁孝政謂，劉書孔昭傷己不遇，遭天下陵遲，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非也。孝政以無傳記可憑，復致疑於劉歆、劉勰、劉孝標所為。黃氏遂謂孝政所托。亦非也。其書本黃、老言，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，絕無甚高論。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，尤為鄙淺。然亦時時有可喜者，《清神》章云：「萬人彎弧以向一鵠，鵠能無中乎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，生能無傷乎？」（《亢倉子》同）三復其言，為之出涕。

《文中子中說》十卷，隋王通撰。通字仲淹，文中蓋門人私諡，因以名其書。世之疑通者有三。一云，《唐書》房、杜傳中，略不及其姓名，此書乃阮逸偽作，未必有其人。按皮日休著《文中子碑》，謂通生乎陳、隋之世，以亂世不仕，退於汾晉，序述《六經》，敷為《中說》，以行教於門人。皮，唐人也，距隋為近，其言若此，果無是人乎？書果逸之偽作乎？一云，通行事於史無考，獨《隋唐通錄》稱其有穢行，為史官所削。然史氏之職，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，人有穢行，見諸簡策者多矣，何特削通哉？一云，房、

杜、李、魏、二溫、王、陳輩，未必其門人。脫有之，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。隋大業十三年五月，通已先卒，將焉薦之？劉禹錫作《王華卿墓志》，載其家世行事，有曰「門多偉人」，雖未可必其為房、杜諸公，要不可謂非碩士也。第其書出於福郊、福畤之所為，牽合傅會，反不足取信於人。如仁壽四年，通始至長安，李德林卒已九歲，而書有「德林請見」之語。江都有變，通不及聞，而書有「泫然而興」之言。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。自太和丁巳，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，一百七年矣，而書謂「問禮於關子朗」，此最為謬妄者也。噫，孟子而下，知尊孔子者曰荀、揚。揚本黃、老，荀雜申、商，唯通為近正，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。

《天隱子》八篇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唐司馬承禎為之序。承禎字子微，嘗著《坐忘論》。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，與之相表裏，豈天隱子即承禎歟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，豈或別有考歟？

《玄貞子》，兩見《唐志》，一云十二卷，一云二卷。予所藏者《外篇》三卷爾，計必有《內篇》，而此非全書也。唐張志和撰。韋詣作《內解》。志和字子同，金華人。始名龜齡，年十六擢明經，以策幹肅宗，特見賞重，命待詔翰林，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，因賜名。後坐事貶南浦尉，會赦還，以親既喪不復仕。居江湖，自稱煙波釣徒，著《元真子》，亦以自號。其書多偏曲之論，無足采。所可采者，其隱操亦卓卓云。

《金華子》三卷，劉崇遠撰。或云崇遠唐人，或云五代人。仕至大理司直，其為人莫可考。其為書，錄唐大中後事，蓋駁乎不足議也。昔劉向采傳記百家之言，撮其正詞美義可為勸戒者，以類相從，為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二書，最為近古。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，自為者少，況崇遠乎哉？金華子，崇遠所自號，蓋有慕皇初平云。

《齊丘子》六卷，一名《化書》。言道、術、德、仁、食、儉「六化」為甚悉。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。張來題其後，遂云：齊丘犬鼠之雄，蓋不足道。其為《化書》，雖皆淺機小數，亦微有見黃、老之所謂道德，其能成功，有以也。嗚呼，是書之作，非齊丘也，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，齊丘竊之者也。其云「能得一者，天下可以理」。老氏說也。「魂魄魅我，血氣醉我，七竅囚我，五根役我」。釋氏說也。「心冥冥兮無所知，神怡怡兮無所之，氣熙熙兮無所為，萬慮不能惑，求死不可得」。神仙家說也，非「淺機小數」比也。使齊丘知此，則何為不得其死也？其文高簡，關尹子可亞也，實微有見於黃、老所謂道德者也。

《聱隅子》二卷，蜀人黃晞撰。晞，宋仁宗時人，著《歔欷瑣微論》十篇，篇有小序。造文效揚雄、王通二氏，而造理不能逮。其謂「張良得聖人之安，蕭何得聖人之變，劉向得聖人之力」者，似不可哉？黃氏間采其語，謂二氏反有所不及，非知言也。然自五季以來，士習極陋，而文亦隨之。入宋殆將百年，而猶未大振。晞獨知辭賦戾乎治具，聲偶甚乎倡優，確然立論，以成一家言。真豪傑士哉！真豪傑士哉！

《周子通書》四十章，本號《易通》，春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。自孟子沒，孔子之學不傳，千載之下，獨周子得之，以授二程氏，遂大白於天下。安定胡宏有云：「一回萬古之光明，如日麗天；將為百世之利澤，如水行地。」其論不亦至哉！第每篇之首，宏輒加以「周子曰」三言，而損其舊有篇名，失其旨矣。是書文雖高簡，體實淵慤，誠可上繼孟氏，非餘子比也，然莫知其師傅之所自。彼妄男子謂，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，固為詭誕；而云傳《太極圖》於穆修，修傳《先天圖》於種放，放傳於陳摶者，亦恐知周子未盡也。其殆不階師授，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？

《子程子》十卷，一名《程子粹言》，乃程頤叔子書。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。前有序，不著氏名。東陽厲髯翁云：「相傳為廣漢張栻作，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，以其卷次不分，編類不別，因離為《論道》、《論學》、《論書》、《論政》、《論事》、《天地》、《聖賢》、《君臣》、《心性》、《人物》十篇，欲其統而要。非求類夫《論語》之書也。」予取觀之，實皆叔子之言，而伯子之說附焉。辭極峻古，雖間有稍離真者，亦不遠矣。覽者尚慎擇之哉！

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，西師下睦州。浦陽壤地與睦境接，居民震驚，多扶挈耄倪走傍縣。予亦遣妻孥入勾無山，獨留未行，日坐環堵中，塊然無所為。乃因舊所記憶者，作《諸子辯》數十通，九家者流頗具有焉。孔子門人之書，宜尊而別之，今亦俯就其列者，欲備儒家言也。始之以鬻子，終之以周、程者，欲讀者有所歸宿也。其中疏剔觝排，亦竊自謂有一發之見。第以家當屢徙之餘，書無片楨可以稽質，不能必其無矛盾也。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稿，越三日乙酉，而浦陽平矣。余遂竭蹙趨勾無，驚悸稍定，俾仲子遂錄之如右。於戲，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，莫甚於衰周之世。言之中道者，則吾聖賢之所已具；其悖義而傷教者，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。於戲，邪說之害人，慘於刀劍，虐於烈火，世有任斯文之寄者，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？予生也賤，不得信其所欲為之志，既各為之辨，復識其私於卷末。學孔氏者，其或有同予一嘅者夫？

秋七月丁酉朔，金華宋濂記。

寓言（五首）

齊桓公因過葵丘，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。厄於土，蝕甚。桓公力耆之，命左右礪以密砥，沃以鳥膏，雖日切劘下上，而鱗然若痏痂者猶故也。持以示隰朋，隰朋曰：「是謂太白之精，西方之英，北斗上布，中炯外空。不用則已，用不留行。是蓋諸侯之神物也。」復示開方，開方曰：「隰朋之言良是。昔我太公，嘗得寶劍於渭之陽，名曰龍光。命太史占之，其繇有曰：『金以至剛，象以武功，大啟爾封，東海之邦，歷年八百乃終。』迄今卒受國於齊。君之所獲，與太公無異，是殆天欲昌齊伯業乎？昌之必自葵丘始。」管夷吾不言而出，桓公召而問曰：「寡人得寶劍，左右皆吾譽，子獨無一言何也？」夷吾曰：「君暗而臣佞，臣尚何言？」桓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夷吾曰：「君勢隆，則諂諛日至。諂諛日至，則危亡之道也。彼隰朋、開方者，豈不知三尺枯鐵，冶鍛之家皆有之，今敢面欺於君，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。古之賢王，好善而忘勢者，果何為哉？」桓公足地曰：「微汝言，寡人不及此。勢之所至，可畏哉！」

晉景朝出，見飯牛者且行且歌，意軒軒若自得。命韓厥呼而問之：「女衣才至骭，曾無衮繡之華。出牧於野，曾無文軒之載。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？」飯牛者曰：「此吾所以樂也。吾豈欲異於人哉？顧衮繡之榮，適以囚吾身。文軒之美，適以械吾體。故絕去而弗求也。吾豈欲異於人哉？人過百齡，其速若一日耳。舞而婆娑，行而浩歌，寤而蔇蔇，寐而魚魚，以此優遊卒歲，不亦安乎？生殺之柄弗累於手，安危之機弗繫於心，朝夕所慮者牛之饑，得青芻一束，則吾事濟矣，不亦足乎？既安且足，其視列車千乘，積粟萬鍾，皆外物也，泊然與化俱冥矣，不亦達乎？有此三者，而欲持以易彼，非惑歟？」韓厥曰：「女自謀則善矣，如蒼生何？」飯牛者不答，笑去。

衛人有齊丘生者，年五十生一子，愛之，食寢非子在側，弗安弗飽。偶渡河，溺死。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。其友子人丙曉之曰：「魯人有愛狻猊者，狻猊產徼，而中國不可得。乃使人貌之，而日視之，終不得一見之。爾之所哀，得無類是乎？」齊丘聞之，愈悲。子人丙之兄罵曰：「爾惡識死生之變哉？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。」乃走告齊丘曰：「太虛之門，氣有屈信，生生死死，一耳，爾容何力哉？古之達人，委之順之，由之全之，不逆命，不沮化，不祈內福，不辟外禍，不知天之為人，人之為天也。且爾之死生，亦縱浪大化中，未知津涯，尚何暇恤爾之子哉？」齊丘收泣謝曰：「喻之矣。」

商於子家貧，無犢以耕，乃牽一大豕，駕之而東。大豕不肯就軛，既就復解，終日不能

破一畦。甯毋先生過而尤之曰：「子過矣，子過矣，耕當以牛。以其力之巨，能起塊也。蹄之堅，能陷淖也。豕縱大，安能耕耶？」商於子怒而弗應。甯毋先生曰：「《詩》不云乎？『乃造其曹，執豕於牢。』言將以為肴。今子以之代耕，不幾顛之倒之乎？吾憫而詔子，子乃反怒而弗答，何也？」商於子曰：「子以予顛之倒之，予亦以子倒之顛之。吾豈不知服田必以牛，亦猶牧吾民者必以賢？不以牛，雖不得田，其害小。不以賢，則天下受禍，其害大。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？」甯毋先生顧謂弟子曰：「是蓋有激者也。」

雍丘有北宮殖，操舟捕魚蚌自給。夜宿河濱，忽獲夜光之珠，明照百步外。雍丘之人，以北宮殖得奇寶也，爭刺羊豕往賀之曰：「自若居雍丘，出則操舟，入則舍舟，其衣罔罔爾，其食扈扈爾，宋人之窶者，未有過於若也。若今一旦得奇寶，奇寶者世之所珍，何欲不饜哉？」宋大夫聞之，亦往賀曰：「宋君欲求照乘之珠，十枚既有其九。環宋國之疆而詔之，無有應者，不意若得之河濱也。若當籠以阿錫，貯以寶椷，吾挈若西獻之，貴與富，弗須口也。」北宮殖將行，其父始還自秦。北宮殖具以告，其父哭曰：「予居雍丘十世矣，安於一舟。今以是珠獻，必致貴富，貴富則驕，驕則暴，暴則亂，亂則危，危則大壞而後已。求如今日操舟，尚可得耶？吾安用是為也？吾安用是為也？」碎之。

蘿山雜言（二十首）

濂自居青蘿山，山深無來者，輒日玩天人之理。久之，似覺粗有所得，作《蘿山雜言》。

君子之道，與天地並運，與日月並明，與四時並行。衝然若虛，淵然若潛，渾然若無隅，凝然若弗移，充然若不可以形拘。測之而弗知，用之而弗窮。唯其弗知，是以極微；唯其弗窮，是以有終。

至虛至靈者心。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探之不見其所廬。一或觸焉，繽繽乎萃也，炎炎乎熱也，莽莽乎馳弗息也。若不以畏為君，而欲轡之勒之，檢之柙之，苞之涵之，是猶教猿學禮也，不亦左乎？

子不見嬰兒乎？目不留采色，故明全；耳不留音聲，故聰全；舌不留苦甘，故味全。君子則之，養其聰，晦其明，忘其味，是之謂通原。通原則幾乎聖人，不用則已，用則為天下獨。

《六經》皆故跡，新入之機不同。其機確確，其履濯濯。其機采采，其履昧昧。甚哉其機也！人以文視經，斯繆已。善察機者，其以質視經乎？

綿綿棼棼，乃政之分。純純謐謐，乃政之一。是故聖人馴而弗擾，靖而弗逸，明而弗察，勤而弗煩。弗擾故民舒，弗逸故民寧，弗察故民寬，弗煩故民裕。四者有失，則天下受其害。

守正莫過於一，一故弗貳。弗貳則明，明則神，神則無不通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是故聖人之學貴一。

天下，一物也。譬之千鈞，烏獲能舉之。力不獲若，則或壓焉，或僨焉，甚可畏也。然則舉天下有要乎？曰，有，德以懷之，刑以威之。

陰陽相摩，晝夜相環，善惡相形，梟鳳相峙，粱藜相茂，勢也，亦理也。君子欲盡絕小人，得乎哉？

鳥之羽者兩其足，獸之角者去其齒。天地生物，尚有不能，而況眾人乎？故曰功有所不全，力有所不任，才有所不足。

行遇刃者必避，食逢鴆者必舍，懼害己也。麗色藏劍，厚味臘毒，則弗之察，愚矣！

雞司晨，犬警夜，雖堯舜不能廢。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，非道哉？

以文徼名，名必隳；以貨徇身，身必亡。隳故無成，亡因有爭。唯君子知名不可徼，身不可徇，是謂守素。守素則治，治乃昭，昭乃純，純乃誠。內修不暇，奚事外欲？

皦皦兮不緇，容容兮不知其所窮。如擁鑒，如持衡，隨好惡輕重而應焉，其君子之心也哉？

天無言而生殺遂，伸兮則榮，屈兮則悴，亦何容力哉？故君子與天合德。

不察察以自恃乎？不默默以求全乎？不赫赫以鷙翔乎？不縮縮以雉伏乎？能純一乎？能絕外誘乎？能山立而海受乎？如是者，謂之近道。

彼因氣強，吾以義剛。彼因氣弱，吾以仁柔。剛柔強弱之間，不容一發。知者行之，是謂得天；不肖者悖之，是謂失天。

人有奔走而求首者。或告之曰：「爾首不亡也。」指以示之，泠然而悟。學者之於道，亦然。

世求聖人於人，求聖人之道於經，斯遠已。我可聖人也，我言可經也，弗之思耳。

天下之事，或小或大，或簡或煩，或虧或贏，或同或異，難一矣。君子以方寸心攝之，了然不見其有餘。

以術干祿者敗，以財樹家者禍，以勢臨人者辱，以安自恃者危，以學自眩者禽，以行自翹者偽，是六疾也。慈則和，儉則裕，勇則決，明則遠，容則聚，是五懿也。去六疾行五懿，方有為於天下。

書客言（二首）

天台李某遇盜，官為購捕之。有刀鑷工出簪珥粥諸市，市魁執送官。工具言私於李東鄰女得之。官逮女問狀，女戰栗不能言。工曰：「爾毋佯懼為也，爾左乳有瘢可驗。」官覆之，信然。女恚，自剄死。死三月，始得真盜。初女童子時，常用工剃髮，故知女瘢。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，陷之。

黃岩少年嘗遊於博徒。一日，飲市上，市人攜虛篋與博。不勝。馳而去。少年慚其紿己，躡至大澤中，杖之仆地。有一翁挾子過焉，意其病厥也，扶還其家。未至，而氣絕。市人家縛翁父子入官，子哀慟不伏。翁謂子曰：「兒毋用苦，吾老矣，自度在世無幾，願易兒也。」子聞之，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。官用縱翁歸，翁念兒冤也，自經死。

為說者曰：漢張釋之為廷尉，天下無冤民。嗚呼，今之從政者，其釋之也哉？

琴諭

客有為予言，楚、越之交恒多山，山民齊氏者不識琴，問人曰：「何謂琴？」或告之曰：

「琴之為製，廣前狹後，圓上方下，嶽首而越底，被之以絲，則鏗鏗然、泠泠然可聽也。」齊悅曰：「是知琴也。」一日，適通都大邑，見負築來者，亟趨視之，驚曰：「是不類廣前狹後、圓上方下者耶？」反側視之良久，又曰：「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耶？」以指橫度之，則亦有聲出絲間，復曰：「是又不類鏗鏗、泠泠之可聽者耶？」遂力致其人而歸，師之三年，早夜不輟，自以為盡其技也。鄉之告者偶過焉，聞其聲，輒瞿然曰：「子習者築也，非琴也。不然，何若是嘈雜淫哇也？」因出琴，鼓一再行。齊民聞之，蹙額曰：「子紿我矣，子紿我矣！澹乎若大羹玄酒，樸乎若蕢桴土鼓，不足樂也。予所嗜者異乎是，若鸞鳳之鳴，若笙簫之閑作，若燕趙美人之善謳，吾不知子琴之為築，吾築之為琴也，請終樂之。」

嗟夫！琴之為器，人所易識。山民乃以築當之，則夫誤指鄉願為君子，日愛之而不知厭者，尚何怪乎？感斯言，作《琴諭》。

秦士錄

鄧弼，字伯翊，秦人也。身長七尺，雙目有紫棱，開合閃閃如電。能以力雄人，鄰牛方鬥不可擘，拳其脊，折仆地。市門石鼓，十人舁弗能舉，兩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，怒視人，人見輒避，曰：「狂生不可近，近則必得奇辱。」一日，獨飲娼樓，蕭、馮兩書生過其下，急牽入共飲。兩生素賤其人，力拒之。弼怒曰：「君終不我從，必殺君，亡命走山澤耳，不能忍君苦也。」兩生不得已，從之。弼自據中筵，指左右揖兩生坐。呼酒歌嘯以為樂。酒酣，解衣箕踞，拔刀置案上，鏗然鳴。兩生雅聞其酒狂，欲起走。弼止之曰：「勿走也，弼亦粗知書，君何至相視如涕唾？今日非速君飲，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。四庫書從君問，即不能答，當血是刃。」兩生曰：「有是哉？」遽摘《七經》數十義叩之。弼歷舉傳疏，不遺一言。復詢歷代史。上下三千年，纚纚如貫珠。弼笑曰：「君等伏乎未也？」兩生相顧慘沮，不敢再有問。弼索酒被髮跳叫曰：「吾今日壓倒老生矣！古者學在養氣，今人一服儒衣，反奄奄欲絕，徒欲馳騁文墨，兒撫一世豪傑，此何可哉？此何可哉！君等休矣！」兩生素負多才藝，聞弼言大愧，下樓足不得成步。歸詢其所與遊，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。

泰定末，德王執法西御史臺，弼造書數千言，袖謁之。閽卒不為通，弼曰：「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？」連擊踣數人，聲聞於王。王令隸人捽入，欲鞭之。弼盛氣曰：「公奈何不禮壯士？今天下雖號無事，東海島彝尚未臣順，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，即不滿所欲，出火刀斫柱，殺傷我中國民。諸將軍控弦引矢，追至大洋，且戰且卻，其虧國體為已甚。

西南諸蠻，雖曰稱臣奉貢，乘黃屋左纛，稱制與中國等，尤志士所同憤。誠得如弼者一二輩，驅十萬橫磨劍伐之，則東西止日所出入，莫非王土矣，公奈何不禮壯士？」庭中人聞之，皆縮頸吐舌，舌久不能收。王曰：「爾自號壯士，解持矛鼓噪，前登堅城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百萬軍中，可刺大將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突圍潰陣，得保首領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王顧左右曰：「姑試之。」問所須。曰：「鐵鎧、良馬各一，雌雄劍二。」王即命給與。陰戒善槊者五十人，馳馬出東門外，然後遣弼往。王自臨觀，空一府隨之。暨弼至，眾槊並進。弼虎吼而奔，人馬辟易五十步，面目無色。已而煙塵漲天，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，連斫馬首墮地，血涔涔滴。王撫髀歡曰：「誠壯士！誠壯士！」命勺酒勞弼，弼立飲不拜。由是狂名振一時，至比之「王鐵槍」云。王上章薦諸天子，會丞相與王有隙，格其事不下。弼環視四體歎曰：「天生一具銅筋鐵肋，不使立勳萬里外，乃槁死三尺蒿下，命也，亦時也，尚何言？」遂入王屋山為道士，後十年終。

史官曰：弼死未二十年，天下大亂，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，玄鳥來降失家，競棲林木間。使弼在，必當有以自見。惜哉，弼鬼不靈則已，若有靈，吾知其怒髮上衝也。